

对话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外卖》作者杨丽萍 奔跑,蝶变成更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暴妮妮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这句话不知解救了多少不想出门的宅男宅女。

外卖这一古老的业态,可追溯到宋代。只是那时,外卖叫做“索唤”。前段时间的热播剧《梦华录》中,永安楼便有“索唤”服务。张择端在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上也给我们留下了外卖小哥的形象——腰扎围裙,一手端碗,一手握筷,步行送餐。而如今,我们见到的外卖小哥,则是身穿或黄、或绿、或红的外卖服,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外卖业态呈井喷式发展。2021年中国外卖市场交易规模达9300多亿元;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4.69亿;中国外卖小哥有700多万名。为了撑起这一庞大的业态,外卖小哥在其中承担了重任。

外卖小哥大都来自哪里?为何选择这份职业?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怎样?在跑单中有什么故事?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是否满意?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外卖》带给了我们答案。

全书用了“没有选择的选择”“外卖箱上的征婚广告”“多想城里有个家”等9个章节、24万多字,通过不同的角度勾勒出了外卖小哥的群像,还原了他们的酸甜苦辣,让读者沉浸式地体验了一把他们的苦与累、笑与爱。记者也采访了这本书的作者杨丽萍,在交流中,与她一起重温了那段采访时光。



作者杨丽萍(右)与外卖小哥袁绪楠。杨丽萍提供



外卖员王计兵在送外卖的路上写诗。浙江人民出版社提供



哥,都会询问他周围其他小哥的情况,看是否能继续找到有故事的采访对象。采访外卖领域首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增光后,又通过他找到他的父亲、舅舅和表弟,他们也在做外卖;在找到主人公宋北京后,经过介绍,又采访到了他的两个哥哥;在找到主人公胡超超后,有幸又采访到了“外卖兄弟连”的其他兄弟。

“这部作品写的是一个群体,我必须要采访得足够多。”两年时间,杨丽萍搜集了近百人的故事,录音整理多达近百万字,写进作品的有名有姓的约40人。一位作家朋友在读过后对她说,“丽萍,你这样写作实在是太辛苦了,让人看着都心疼。以后不要写这种选题了。”

但她却觉得,这样的写作才更有价值和意义。“一位朋友跟我说,她过去点外卖经常会催单,读过这部作品后,接到外卖小哥抱歉的电话,她会说,‘不着急,路上小心。’”杨丽萍说,如果这部作品能令许多人难忘,能够知道包容和关爱,那便一切都值得。

“每一个故事都让我难忘”

书中所记录的外卖小哥,他们渴望改变现在的生活,愿意为家人无私付出,对陌生人主动伸出援手,在疫情和危难中敢于担当,虽然是一个个平凡的普通人,身上却闪烁着温暖动人的人性光芒。

“写进作品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都让我难忘。”杨丽萍说,如果要讲一位最让她动容的主人公,应该就是右手有些残疾的李帮勇。他花8万元彩礼娶的老婆,却在生下女儿后才7个月就跑掉了。女儿还不到两周岁时,他便背着她做外卖。2020年7月,杨丽萍在嘉兴中和广场采访李帮勇时,他的女儿已经4岁了。

“夜深了,狂风大作,风掀起他们父女的雨衣,雨点噼里啪啦打下来,小梓涵吓得嚎啕大哭,他目视前方,咬紧牙关向前冲去……”书中这样的细节描写很多,紧紧揪着读者的心。

在杨丽萍的笔下,送外卖,是很多人没有选择的选择。它绝不是什么金光大道,而是一条走出贫困的羊肠小道,脱离困境的小舢板。

一个人苦味尝得越多,对甜的渴望就愈是厉害。而爱情的甜,对外卖小哥来说,饱含对美好生活的希冀。有人以为外卖小哥收入高,接触人多,每天要跟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打交道,找个对象应该不难。也有许多人认为他们收入不少,可是没文化,工作没技术含量,拼的是体力,赚的是辛苦钱,属于高危行业,且社会地位和上升的天花板都极低,没什么未来。但现实中,外卖小哥的爱情却不像朝霞那般浪漫,而是扎根于泥土,默默地成熟。

“本人年龄29岁,工资13000元/月,老家河南。希望另一半善良可爱,本科、硕士、博士勿扰……”2021年春,上海,一位饿了么小哥的外卖箱格外引人注目,箱上贴了张白纸,用红字和黑字写着自己的“征婚广告”,想要觅得一位良人。而杭州外卖小哥袁绪楠则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对一位刚开始做外卖的女骑手一见钟情。从此,关注她、帮她修车、替她解决送外卖中遇到的难题……一次次笨拙而贴心的关怀,最终俘获了女骑手的芳心。

“他们的爱情,没有太多的花样,他们只想在飘摇的生活中,寻得一份安稳与幸福。”杨丽萍说。

平日里奔波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在疫情下,也可以是“封城”中的“摆渡人”。

2020年2月,外卖小哥王海成为武汉最被需要的人之一。在武汉“封城”的70多天里,王海跑了800多单,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跑了5000多公里。他顶着刺骨的寒风,为隔离在家的市民奔波于各大药店和医院排队买药。他把自己的电话设为热线后,不管午夜还是凌晨,他的手机都会像空袭警报似地响起。

杨丽萍说,隔离期间,一位外卖小哥一天可减少25人出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他们,将有多少人难以度过那段日子。

“外卖小哥终于可以被更多人关注”

这些刻骨铭心的采访经历,让杨丽萍跟许多外卖小哥都保持着联系。上海疫情期间,宋增光做了志愿者,变成了“大白”,他的母亲和舅妈先后被确诊新冠,进了隔离点。王海仍然边做外卖,边做自媒体。楚学宝由跑商超转为跑众包,他说两者收入差不多,跑众包时间灵活,也比较轻松。张伟超已带着生病的孩子离开了上海,回到了南昌。张伟超还在送外卖,孩子以中药治疗为主。

“其实,最让我欣慰的是,外卖小哥终于可以被更多人关注,他们中很多人都收到了来自社会上的善意。”杨丽萍说,前两天上海一位女记者给她转来2000元,让她代为转交给李帮勇,还留言:“麻烦您替我转告他,以后孩子大了用钱的地方多。我也是一点点小心意。告诉他再艰难一定要让孩子多读书,考高中、考大学,家里有困难不怕,会有人尽力帮的。”此后,杨丽萍打电话给李帮勇得知,前两天还有人通过派出所找到他,给孩子送来了玩具。

“外卖诗人”王计兵在采访时,曾跟杨丽萍谈过出诗集是他写作的终极梦想,但是要很多钱,他出不起。《中国外卖》出版后,先后有6家出版社找他出诗集,他选择了其中一家,之前一直没有实现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

这几年因为疫情,很多人都过得很艰难,有人可能比较悲观。但外卖小哥身上却有着最能打动人的点:生活不论多么艰辛,他们都在很用力地活着。一条车道上奔跑的电动车,就是一种向上的人生态度。

根据《阿里巴巴本地生活骑手就业扶贫报告》和《2020年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画像:外卖骑手九成以上为男性,八成来自农村,有60%来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根据美团《2019年外卖骑手就业扶贫报告》和《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画像,有25.7万人曾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其中25.3万人实现脱贫,脱贫比例高达98.4%。

外卖,看似无奈,却是美好生活的起点。外卖小哥在这里点燃希望,找到了安稳与尊严,突破困境的茧,蝶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延伸阅读

在苏州昆山跑外卖的王计兵是《中国外卖》的主角之一,幼时起便喜欢读书、喜欢创作。

后来,他爱上了写诗——即便家人并不觉得写诗是能挣钱的“正经事”。但王计兵依旧执着于此,偶尔尝试一次送外卖后,发现这份工作相比做钳工、泥瓦工,捣鼓水果批发生意更能激发创作灵感。

前两天,已经有出版社愿意为他的诗歌出集子了。预计今年年底就能面世。

从书中摘录的诗中,我们读出了一个平凡的奋斗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初心的坚定。每个有梦想的人都值得被尊重。

《赶时间的人》

从空气里赶出风
从风里赶出刀子
从骨头里赶出火
从火里赶出水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世界是一个地名
王庄村也是
每天我都能遇到
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
用双脚锤击大地
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午夜推行人》

如果不是这一抹蓝
在午夜的街道出现
我差点就信了夜晚
非黑即白的谎言
他俯身推车的姿势
多像一棵倔强的树
在风中不屈的样子
瘪了的轮胎和脖颈的热气
让他看上去
也像一份超时的订单
气温还在下降
还在把往日落叶往死里按
落叶归根其实是一种奢望
在落地之前
太多的落叶就远离了树林
午夜街头
一个外卖骑手的出现
让一抹天空,蓝得更加纯粹
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
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

书讯

《在绍兴的那些岁月》

王永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从2001年11月至2008年2月曾在绍兴工作近八个年头,经历了绍兴这个历史阶段的改革和发展实践。书中,他回顾了其间对绍兴发展的思考和一些重要决策的形成过程。该书的出版为我们了解绍兴当年发展历史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有着珍贵的存史资政和启迪借鉴作用。

《纸上寻幽》

胡烟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大观



立春时节有梅,作者便介绍了扬无咎的《四梅图》;群鹤盘旋皇宮的故事据说发生在雨水时节,所以作者介绍了宋徽宗为其而作的《瑞鹤图》……该书是一部传统艺术普及化的作品,以二十四节气为引,联想至二十四幅中国画,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层次解读,让我们感受到古人的生活美学。

《浪漫地理学》

[美国]段义孚 著
陆小璇 译
译林出版社



当今的地理学著作缺乏戏剧性,地图、数据、描述和分析比比皆是。然而,在不远的历史中,地理学被认为是浪漫的。那是一个英勇探索的时代。探险家深入海洋、山岳、森林、洞穴、沙漠和极地冰原,检验着自己身体和精神的耐力……

全书以灵动的笔调,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讲述人性与土地的互动,发掘地理学的诗意潜力。

《逍遥游》(全八册)

月关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该书借由虚构人物之眼呈现真实历史时代,讲述了大唐贞观年间一个小人物一路逆袭、忠义为国的故事。作者凭借深厚的历史功底,巧妙融入了历史和社会风貌,细致入微、妙趣横生地勾勒了一幅精彩绝伦、气势恢宏的大唐贞观画卷。

书评

“金色河流”在时代中奔涌

本报记者 严粒粒

观照现实、引人深思,这是文学的“增值空间”。

作家鲁敏最新创作的小说《金色河流》,聚焦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企老板“有总”生命的最后两年,借他的目光回望人生,以家族叙事牵扯出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历史。

《金色河流》跟鲁敏以前的作品不太一样。评论家洪治纲认为,“她以前作品关心女性的命运多一点。而且当人与社会发生冲突的时候,实际上她更多的选择是逃离。”

的确,这是鲁敏第一次有意识地书写一个时代的故事。鲁敏生于上世纪7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同时代人。于是,她很自然地把目光聚焦到“财富”——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无法回避、需要直视的变量元素。书名《金色河流》便暗示了主题所在。

关于财富的故事,鲁敏既陌生又熟

悉。她开玩笑称,陌生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钱”,熟悉却是因为兴趣——“一个穷人的兴趣,一个从自己的人的兴趣”。

她一直特别关注新闻版面上中小企业家的故事。直接触发她写作灵感的,是接触过的一个江苏宜兴做通讯器材的老板。

那个老板,白手起家,事业有成。但令如今年近的他颇为感伤的是,胼手胝足打拼出来的家业面临无人继承的境况。他的儿子在国外学考古,对父亲的生意版图完全不感兴趣,其他子侄则觉得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企业在互联网时代过于落后。讲起这些,老板悲哀地感叹一生奋斗的努力荒废了,辛苦创业却并未得到后辈的尊重。

鲁敏看着他手上长出的老人斑,突然间,觉得那种创业者的诉说格外真切。

这次创作为这些令她感怀、以图深挖的故事内核提供了出口。

洛克菲勒曾经喊出过那一句“金钱是万恶之源”。很多文学作品中也会把有钱人描述成“为富不仁”“精明狡诈”。

可在鲁敏看来,种种标签都是伪命题。她完全不否认金钱对经济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像四季轮转一样,我们应该去接受它的客观规律,接受它的照料,也接受它的阴影”。

小说中有个有趣的人物——特稿记者谢老师。他早前因为采访“有总”公司的“黑幕”被“拉黑”后,一边打不相识地被“有总”用重金雇用,一边企图利用职务之便收集材料,想要揪住资本家的辫子,以“文”复仇。

为了实现写作计划,谢老师在红皮本子记录了“二十年的时间,一百八十五个素材,三十多个场景,六条人物

脉络,几组时代关系……”可惜的是,他的写作由于思路的不断调整而延宕乃至“破产”。

在与“有总”长时间的相处和接触过程中,谢老师的内心想法也在不断变化。从最初作为旁观者“天然地”对资本的批判揭露,逐渐转变为真正在地看待金钱、财富乃至人性等更加复杂深刻的面向。

这也是鲁敏想借小说角色视角,牵着读者以“第三人称”身份去一步步去思考的问题——

金色代表财富,代表一种金贵的感情,代表流金岁月,也代表人们披沙沥金的奋斗的过程。在所谓的“金色河流”之中,贫富矛盾、代际矛盾、男女矛盾三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伴随着财富累积一起向前奔腾。它们涤荡的是时代历史前行的凉热,是人性的清浊。

